

# 紀念一個做木師父誕生一百歲

莊萬壽\*

\* 師大國文系教授

「幼輩者出來，喂！不分老幼皆出來。  
(a-lo na-mi mo-lo-la pa-si mo-lo ma-i-i)  
來！眾人齊唱，聚集吾輩之力。  
勿遺忘此歌，年老者如此教誨。……  
再三再四嘮叨，怎仍未記牢。  
別變成漢人，我等語言當痛惜。……」  
——《台灣省通誌·同胄志·平埔族篇》的〈絕滅前之巴布薩族番歌譜〉  
(第二句後原羅馬字拼音省略)

這是原住彰化瀕海地區的平埔族巴布薩族(Babuzá)在十九世紀部分遷入南投埔里後的殘存歌謠。當年他們在沉淪之前的掙扎、絕望之呻吟，彷彿猶迴旋今日之天際。

今日大半的台灣人都不同比率的諸平埔族之血統，尤其母系的祖先。一、兩百年來，平埔族的一切文明之跡，消失將盡，雖然他們的子孫，也還活躍在這塊泥土上，遺憾的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流有原住民的血液。

我的阿媽(祖母)馬于(1873~1941)或就是巴布薩族人，她過身時，我才二歲，毫無印象，先父莊泉(1892~1973)是馬于的長子，是巴、漢族混血的第一代，阿爸說他的老母是「番社人」，但從不說，也從不覺得也是「番仔」的後代。1992年是我先父誕生一百年祭，為紀念一生勞碌艱苦的老爸及保存一點民間史料，我不得不還是從第一代的移民講起。這是根據父母的口述、日本戶口抄本、神主牌等資料整理出來的。



巴布薩族人——馬于  
(1873~1941)

男系祖先第一代莊雅，也是我的曾祖(1813~1892)，住清國福建省泉州城南門外的青陽五對市(三字台語諧聲)，咸豐十年(1860)跟隨同鄉「老戲」班來台灣，老戲是年紀較大的人所演的南管戲，他任打鼓手，首先在台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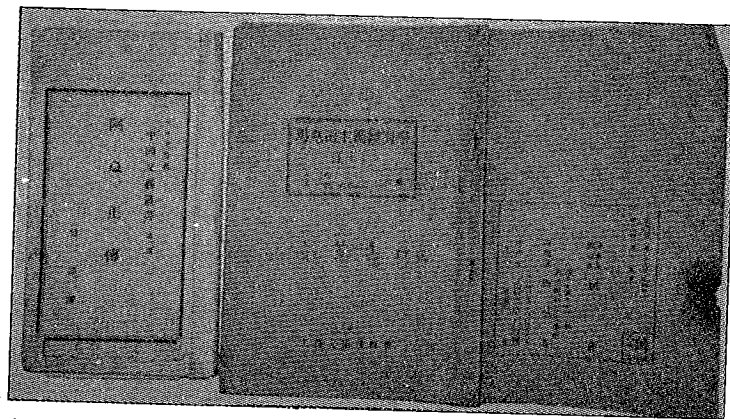
附近演出，1874年到北港，最後才到謀生較易的鹿港定居。莊雅元配王牡丹，死於1860年，享年三十多歲，可能是死在泉州，莊雅在某死後才離鄉渡台的，鹿港只有莊雅的墓，沒有王氏的墓，可知夫婦沒有一起渡台。1861年三月初三又娶台南北門女子陳月(一說姓何，1840~1908)，在台南生莊寶成，即先祖父，寶成又稱成(1869~1944)。莊成是一個終生給人起厝的土水師父，一個字也不識，1890年與馬于成親，三十多歲起呷菜(當時台灣人許林，任日本刑警，作惡多端，醒悟後拜居士豆油海為師，勸鹿港人吃素)，子孫都叫他呷菜阿公，他一生只在鹿港附近，連台中都無去過，做工到六十外歲，死在鹿港街尾長子莊泉的厝。

馬于世居鹿港近郊的社尾(日本戶口抄本「彰化廳馬芝堡番社莊」)，馬是平埔族漢姓。從小即無父母，同族的父執輩陳烏、黃謙夫婦收養，由伯母黃謙照顧，六歲時，被以媒婆為業的陳月把她收買為童養媳，並給予纏足。1892年農曆八月十八日生莊泉即先父，又稱清泉，先父約在1899年，已懂事的七、八歲時，隨母親回社尾(從街尾新塚去)娘家，伯母自己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招贅女婿在家，所見住民都已漢化，腔調稍異，婦女不纏足，不梳髻，把頭髮盤旋在頂上，與漢人梳髻不同，清代周璽的《彰化縣志·風俗·番俗考》：「彰化諸番女多白皙……髮皆散盤。」與先父所見相同，足證馬于是巴布薩人。明清鹿港屬馬芝遊社，即巴布薩族住地，清末巴族首領潘邦治，被選為秀才，即所謂番仔秀才，後來漢族人口增加，巴族人的土地日少，日本統治伊始，其地被列為「番社區」，仍然利用潘邦治為區長，社尾在番社區內，1920年番社區併入福興庄，現在為彰化縣的福興鄉，巴布薩本義是「向山的人」，即是背靠海邊的人，與台灣原住民各族，皆南島語族。馬于生莊泉後，又生五女一男，女的有莊珠、莊平、莊鳳、莊鵲、莊茶香，次男三山、三男三桂，其中平、鳳、茶香、三桂皆早逝。

先父的大妹莊珠(1895~1975)，許配作田人王闖雞。大弟三山(1907~1944)台中師範畢業，任小學教員，與1930年霧社事變的主角花岡一郎同窗，花岡此前曾到鹿港莊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三山素不滿現實，寫信給日本天皇，反對戰爭，招來日警的監視、干擾，加以肺病長期臥床，不堪折磨，於1944年自縊身亡，享年三十八歲。他的獨子在1948年，讀大同初工十三、四歲童稚時，涉台共陳義郎案(陳至大同做木工而結識，後入鹿窟被捕殺)，以「知匪不報」被關數年，出獄後奔走海外。

即同時加入，後來又參與為數約四、五十人的「鹿港讀書會」，晚上在「魚脯街」住處共同研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書籍與問題，並邀請蔣渭水、蔡培火、王敏川、謝春木等來鹿港演說。1927年文協分裂，右翼蔣、蔡等另組民眾黨，鹿港文協的勞動者，多支持左翼的文協，楊貴在彰化是文協的後起的積極分子，1929年他與葉陶結婚，當時讀書會會長是蔡葛，老爸是總務，向鹿港會員募錢，買一套西裝送給楊貴作賀禮。這是社會主義思潮澎湃的時代，楊貴長男取名資崩，資本主義崩潰的意思，莊泉的五男則呼為赤業，是赤色的事業，台灣話也是貧窮和歹命的意思，但惹來日本警察的調查，1937年五月節（端午）前，冷熱無常，赤業感冒，呷鹿港醫生藥仔無效，有一日，赤業呼吸困難，母親忙叫「泉仔！」緊抱囡仔去台中，二人來不及換衫褲，抱著囡仔坐火車轉自動車來到台中病院，當囡仔放在床上，莊泉靠上去，日本醫生大聲叱道「走開！走開！」手用力一揮，對著這個滿身木屑的赤腳工人。第二天，六月九日，夫妻抱著滿兩歲的赤業回鹿港埋葬，這是他們的第五個飼失敗的查甫囡仔。父母育十胎，四女六男，只活了二女一男，一男就是我這個崽子，當時他已四七，母已四十。

老爸離開大和後，到土庫師兄黃九的木器行做三年，二十八歲回轉鹿港，開一間小型的木器店，除雇兩個少年師父外，全由夫婦與子女共同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1946年10月應女婿之邀帶妻小全家到台北工作。



楊貴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先父莊泉從小即隨其老爸學做土水小工，1900年九歲從蔡德宣先生讀書，第一年讀三字經、四書（線裝七本）。第二年讀詩經、千家詩、幼學瓊林、周易。停一年，做工後，十一歲起，從謝靜秋先生學群經，奠定了漢學的基礎，鹿港文風甚盛，工人能詩文的不乏其人。十二歲時日本政府推行日語教育，遂轉入公學校（小學）讀日語，一年後輟學，十三歲正式做土水小工，一日工錢二角，因工作皆在室外，艱苦又無出路，十八歲改學做木，拜街尾施九鍊先生為師父，因打拚認真，腳手伶俐，一年半就出師。同門的有施金水、黃九等都是後來鹿港、土庫木器業的大師父，另外還有一群結拜兄弟，其中施吉，是台灣木器工具包括刮刀刨刀等的創造者，施吉的師父李世長即是台灣國寶級的雕刻家李松林師的父親，李家與我莊家及母親娘家施家皆工夫人家，為世交。雕花工作的收入比做木菲薄，主要是做寺廟的生意而已，老爸也會雕花，但不專長，松林師（我叫松林叔）晚年名滿全台，為鹿港、為台灣的工夫人爭一口氣。

1912年辜顯榮厚禮聘請台灣、唐山名匠製作家俱，主要是以供玩賞的鏤空花鳥人物的桌椅、櫃子，要送給日本天皇、大臣及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老爸隨師父施九鍊先生進入大和（辜家行號）工作，前後四年，主要做支架及非雕刻部分，雕花部分有松林師的師父即松林的親伯父李世順和一批唐山潮州來的刻花師父，當時台灣工藝水準甚高，唐山的名師都被經濟條件好的台灣挖角東渡，其中名匠邱雙林攜徒來台，徒弟張構後來娶了母親的異母大姊，成了我的姨丈，這一批工匠都老死台灣，再也不回唐山了。他們的部分作品尚陳列於「鹿港文物館」（即「大和」）中，這些巧奪天工，精細絕倫的木器，誰知作者就是八十年前的這些鹿港師父哩。這種技藝，已成了廣陵絕曲了。

先父於1914年舊曆十月二十六日入贅於街尾施家，莊泉二十三歲，母親施喜才十六歲，施喜的祖先為泉州錢江施姓，第一代施念（約1762~1812）年約二十，與同宗施笑渡海至鹿港，施念褲帶繫十八錢，時人稱「十八錢過台灣」，經鄉人介紹進入豆干店作雜差仔，後沿街叫賣火油，歷久油勺油垢增厚，倒出去的油較少，而逐漸賺錢，終於成長立業，然後接出在唐山的老母。當時海禁較為鬆弛，施念和所有渡台的移民一樣，都不想回唐山光宗耀祖，而是要脫離父母之鄉，永遠的歸向東方的台灣島。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老爸與好友由刻花轉刻印的蔡葛，不久

編纂草案》，當時鹿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黃奕鎮先生見文，願出資三百萬，執行長施人豪教授要我寫詳細篇章及編纂計劃，不幸施教授病故，修史計劃遂胎死腹中，不禁令人扼腕太息。總之唯有由民間來主導重編台灣各地方史及分類史，則整個新台灣史的架構才有穩定的基礎。

1993.4.30 補記

先父一生至老死，手不釋卷，曾逐句標點《左傳注疏》，愛讀三國志與演義，每日不能不看新聞，日治時除看日、台報外，曾向中國訂閱大公報，我念小學時，沒有錢訂新聞，他幾乎每天晚上八、九點摸黑去撕下路邊閱報欄的報紙，回家再一塊一塊的接著看。與大半的台灣愛讀書的人一樣，都是驚弓之鳥，從1937年「支那事變」以至「光復」後，很少人敢在家中藏書，後來發現了二、三十年代文化協會讀書會時的兩本書，一本破損不知書名，全是講「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本是《馬克司主義經濟學》原作是蘇聯學者L. Lapidus及K. Ostrovitianov所作，譯者正是楊貴（按應是日本文轉譯的）這是1931年高雄「工農文庫刊行會」出版，在已知的楊貴著作目錄中，似乎從未見有這一本書，希望我家珍藏的不是台灣唯一的孤本，由此可見六十多年前台灣工人的文化水準之先進不是今天所能想像的。

1992年春我在報上撰文，主張用「台灣原住民」一詞，五月二十七日台大原住民學生在校門口靜坐支持正名運動，被推促下，我出來講話：「我也是原住民的子孫」引來一陣的歡呼，我好像是「金塔」的非洲人的子孫，又回到故鄉一樣（《根》的作者，哈利Haley，首次採訪老家甘比亞的敘述），然而這裡還是台灣，原住民的子孫並沒有走失，走失的是他們的心。

但願這一塊土地上的子民起來尋找泥土中的根，尋找老母（母系）的根。今天我們依然還要再吟唱「我等語言當痛惜」！

後記：現在該是有關機關、學者、民間人士起來全面蒐集、採擷台灣史料的最後時刻了，老成凋謝，為時已晚。

去年11月，鹿港厝邊林尾龍先生（1910~1992）病逝。他是晚期的文化協會會員，也曾是謝雪紅所直接吸收的台共。自首後，恐懼、孤獨的過了一生。像這樣的民間人物，都是豐富的歷史寶庫，如何去索隱鉤沈，該是有識者的當務之急。個人長期沈潛於古典漢學的研究，而鮮少投入本土文史的研究，不免慚愧，然基於個人些微的經驗與思考，目前台灣史研究可能有些較被忽略的領域：①台灣工藝與工匠史②勞工史③台灣文化協會及地方分會④台共史，及其人物如台北七間仔的陳義郎⑤教育史、學校史如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國語學校、台中師範等等。當然主要是受制於整個單薄人力物力結構使然，但亦可能對左派思想及其歷史有所成見，說重一點的話，二十世紀的前半葉，如果摒棄社會主義，台灣史後大的部份將是空白的。

此外，最令我遺憾的事是1988年5月我在《鹿港風物》發表〈大鹿港史